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编

Linguistic Research 第九辑 语·言·学·研·究



YZLI 0890087552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编

语 言 学 研 究

Linguistic Research ■ 第九辑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研究. 第9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04-032007-7

I. ①语… II. ①北… III. ①语言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2692号

策划编辑 贾巍巍

责任编辑 秦彬彬

封面设计 赵阳

版式设计 刘艳

责任校对 秦彬彬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http://www.landraco.com.cn>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张 20.75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440 000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2007-00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东亮	王辛夷	任一雄
张 薇	赵华敏	姜望琪
高一虹	钱 军	彭广陆
谢秩荣	褚 敏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融	王逢鑫	汪大年
吴贻翼	陈嘉厚	胡壮麟
祝畹瑾	徐昌华	

本期执行主编：钱 军

本期编务：张墨桑

目 录

语言学理论研究

语言学研究方法和汉语研究

——陆俭明教授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学沙龙上的报告..	张玉玲 王宇新	3
博杜恩·德·库尔特内语言哲学观的心理主义倾向.....	刘士滢	13
Skalička的格思想研究.....	唐耀彩	20
语音之形似与语音之神似		
——心理现实在Sapir音系学理论中的运作	曲长亮	27
语篇建构与理解的认知功能观.....	李 杰	38
从格语法到构式语法		
——事件和图式性在构式语法中的发展和作用简述.....	邵春燕	46
构式语法最新发展动态		
——第六届构式语法国际会议综述.....	高 波	61
无标记项的若干问题.....	张墨桑	71

具体语言研究

再谈俄罗斯语篇语言学研究.....	王辛夷	81
俄语述谓词的语义功能研究.....	宁 琦	90
连接词зато的语法化过程	王立刚	96
从功能的角度重新认识俄语传统词类“状态范畴”和“情态词”	郭淑芬	105
论英语动结式中主谓语与第二谓语的关系.....	袁毅敏	116
马泰休斯关于英语句子词序的四个原则.....	林小峰	126
论作为词汇结构的“被XP”	张丽娇	134

语言对比研究

「手」和“手”的语义扩展的汉日对比研究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	李旖旎	147
「じゃないか」与“不是……吗”句式的对比研究.....	曾 宏	159
俄汉语篇中所指不同的词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	刘 森	170

汉英语言类期刊学术论文标题标记词对比研究.....	刘铁新	178
“龙”在中国及“dragon”在美国文化含义辨析	关世杰	190

语言应用研究

关于高校日语专业语法教学现状的调查

——以对语法系统的认知状况为中心.....	彭广陆 周 彤	211
涌现主义视域中的应用语言学.....	武和平 高育松 魏 行	224
俄语动词语义类型与体教学.....	黄 颖	232

浅谈大学英语教材选文的易读性

——以北京大学版《大学英语教程》为例.....	马乃强	240
高年级阶段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变化		

——对一所外语类大学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跟踪调查.....	王小英	250
高年级阶段大学英语学习者的自我认同变化		

——重点理工科大学跟踪研究.....	臧 青 马小琦	260
基于语音识别技术的语音训练软件的效度研究.....	梁 波	271
短篇小说开头中信息表达的特点.....	宋海波	284
英语语言学科的若干问题.....	钱 军	294

书评

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于康著《日语论文写作——方法与实践》评介.....	周 彤	305
美国的Russian Language Journal	吴贻翼	311

语言学沙龙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学沙龙2009—2010年度活动情况.....	319
------------------------------------	-----

语言学理论研究

语言学研究方法和汉语研究

——陆俭明教授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学沙龙上的报告

博杜恩·德·库尔特内语言哲学观的心理主义倾向

Skalička的格思想研究

语音之形似与语音之神似

——心理现实在Sapir音系学理论中的运作

语篇建构与理解的认知功能观

从格语法到构式语法

——事件和图式性在构式语法中的发展和作用简述

构式语法最新发展动态

——第六届构式语法国际会议综述

无标记项的若干问题

语言学研究方法和汉语研究

——陆俭明教授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学沙龙上的报告

张玉玲 王宇新

2010年1月13日，北京大学中文系陆俭明教授应邀出席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语言学沙龙，为外国语学院师生作了一次关于“语言学研究方法和汉语研究”的报告。陆教授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一、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二、语言学研究的方法与现状；三、汉语研究的方法与现状。最后就大家提出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交流。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① 科学研究应有的态度

在阐述语言学研究之前，陆教授首先借用了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牛顿Newton的一句话——“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跨了一小步”。作科学的研究，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科学的研究。科学的研究就是以已知求未知。而要获得“已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一是继承，二是借鉴。继承，是就学习、了解本学科本国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并吸取其精华而言的；借鉴，是就学习、了解本学科外国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吸取其精华而言的。我们常说要继往开来，那“继往”就是“继承+借鉴”，“开来”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与创新。

陆教授说，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多种多样，每一种理论方法都有其合理可取之处，但是一种理论只能解决和解释一定范围内的问题和语言现象，没有一种理论能包打天下。因此在学习研究中需要一个宽广的胸怀。不可否认，人的精力有限，感兴趣的问题也因人而异，因此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我们在确立自己感兴趣的理论方法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他学派的研究，更不能排斥或拒绝接受别家别派的理论方法。因为不同的理论方法，实际是起一个互补的作用，理论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如果说各个理论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也只是解释面的宽窄不同。

例如，我们承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比牛顿的万有引力要高一层，深一层，是说牛顿定律不能解释的问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解决，牛顿定律能解决的问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能解决。但并不是说爱因斯坦相对论可以取代牛顿定律。从牛顿定律

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是理论上的发展，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代替。牛顿定律主要适用于宏观世界低速运动这个范围内的力学问题，并不适用于微观世界，也不适用于宏观世界高速运动的力学问题。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贡献就是能够解决微观世界运动中的力学问题。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不是终结，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探寻。

② 语言学研究的方法与现状

当代语言学，大体可分为三大流派，即形式派、功能派和认知派。

2.1 形式派

美国结构主义理论也属形式派，但当代形式派的代表是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的生成语法理论。生成语法理论有个发展过程，但其理论基础没变，而且这与三个假设密切相关：

首先，孩子说话，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认为，孩子天生是一块白板，因为周围的人不断用语言与之交流，于是孩子这块白板也学会了说话。这就是“白板说”。但是乔姆斯基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虽然动物也能传递信息，但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脑天生有语言装置。周围的人对儿童说话，便激活了儿童脑中的语言装置，使语言装置发动起来。这一语言装置如同汽车的发动机。儿童学说话，便是激活大脑语言装置的开始。这是一个假设。

其次，人类大约有五、六千种语言，看似千差万别，却都遵循着共同的组合原则，不同的只是参数的差异。这就是乔姆斯基著名的“原则和参数理论”。如何理解原则和参数理论呢？不妨举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

例一：具体的语言现象。“张三吃苹果”这句话有主—动—宾（句法上），施—动—受（语义上）这三个成分。无论哪一种语言，要表达这一意思，都需要从词库里抽取一个表示“吃”这个动作的词项，再抽取一个表示“张三”这一人名的词项，再抽取一个表示“苹果”这个意义的词项，然后组装成为一个句子。这一过程各个语言都是一样的，都要遵循这样的原则。然而，“苹果”这个词是放在动词“吃”的前面还是后面，就涉及到参数问题了。汉语、英语是主—动—宾结构，宾语“苹果”放在动词“吃”之后，而日语、韩语是主—宾—动结构，“苹果”放在“吃”之前，这就是参数不同。

例二：生活中的例子。为了避免交通事故，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要制定严格的交通规则。交通规则中最重要就是绿灯可通行，红灯停止通行，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如此。这就是共同遵守的原则。但是“红灯”的颜色是大红还是紫红，“绿灯”是深绿还是浅绿；灯的形状是圆形还是三角形，还是数码图形等，各国、各城市都可能不同。这就是参数，表面现象不同，实质相同。还有，对驶的双车道上，同方向行驶的车辆必须靠一边行驶，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遵守这一条交通规则，这就是共同原则；但是靠右还是靠左却有差异。美国和中国内地是靠右，中国香港

港、日本和新加坡是靠左，这就是参数的不同。

例三，折纸游戏。让同学们每人拿一张正方形的纸，可以规定纸的大小都一样，然后要求按照下面口令进行折叠。第一个口令：“请大家把纸对折”；第二个口令：“再对折”；第三个口令：“再对折；即第三次对折”。最后一个口令：“撕掉一个角”。之后，请大家把纸打开。我们将会看到，所呈现的纸的形状是五花八门的。口令是一样的，即“对折对折对折最后撕掉一个角”，都遵循这样一个共同的原则，结果为什么不一样呢？原因在于对折叠方式和撕哪个角都没有规定。这就是参数差异。

很多事情都如此，大原则是一样的，但是会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带来差异，这就是参数的差异。这是乔姆斯基的第二个假设。

第三个假设，语言的规则应该是非常经济、非常简约的。从语音、词汇到语法，结构主义的语言规则成千上万，儿童学习语言不可能接受如此复杂的规则。语言规则非常简约，是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的又一个假设。

语言理论的好坏优劣就看对儿童语言习得的解释。如果能够较好的解释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的种种现象，这种理论就比较合理；反之则不是成功的理论。

2.2 功能派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体，但这只是外在的语言，称为 external language。我们首先要看到内在的语言，即 internal language，内在的语言存在于人的认知域，实际上是人脑心智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首先是内在语言，犹如人有一个呼吸系统、吞咽系统和消化系统那样，人还有一个语言系统。乔姆斯基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内在和外在两种语言的主张。乔姆斯基还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语法的自主论，这里所说的语法不只是指我们通常理解的词法句法规则，而是指整个语言规则。他认为语言是自主的，不受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自主的语言是指内在语言。功能学派反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自主理论和语言共性理论，认为人类的语言不具有普遍性共性，只具有蕴涵性的共性。所谓蕴涵性共性，是说如果有P就一定有Q，如果没有P就没有Q。蕴涵性共性并不体现在所有的语言都具备某一条原则这一点上。功能派之“功能”即指语言的交际功能。功能学派的基本观点是，语言的交际功能既是我们研究语言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研究语言的归宿。“功能语法考虑的所有问题是“how grammars come to be the way they are?”，而其答案“由语言的交际功能所决定”。有的学者甚至形成了这样的思想：“用法先于语法”。于是语言社会变异、语法化、话语篇章分析、语言类型、会话交际等都成为功能派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在研究语用的过程里，现代语言的词汇具有很多种意义，这也是在使用过程中慢慢衍生出来的。语言有消亡有产生，在使用的进程中更有表现力。

2.3 认知派

认知派分析语言的角度与上述二者均不同。语言和客观世界不是直接对应的，

中间有人的主观认识，称之为认知域。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因人而异，因此对于同样的事物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客观世界首先反映到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里，通过认知域投射到语言。因此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到语言中。语言中的种种语法现象，都是人的某一行为在某一方面的反应。认知语言学最早举出的一个实例就是重叠，语言学的重叠具有量的概念，当然每种语言的重叠都有不同的情况，比如汉语，形容词和动词、一部分名词、量词能重叠。除了重叠还有叠用，叠用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重叠，叠用属于句法层面或言语层面，重叠一般指构词层面。语言里的重叠或叠用现象就是人类社会某方面现象在语言中的投射。比如往墙上、板上钉钉子，不会只锤一下，总是要“砰砰砰”锤几下。拜访朋友，敲门。也不会只“砰（敲门声）”敲一下，一般都“砰砰！砰砰砰！”敲数下；如果事情紧急，则敲得又急又多。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语言里的重叠或叠用，就是人类生活中这种现象的反应。当然每种语言不一样，英语中相对少一点，不过也有。比如英文版的《天方夜谭》，很多文章开头都是“long long ago”，“long long”是叠用。认知派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象征。象征是使语言结构被赋予认知内容的一种基本手段——各种语法结构的类型，都可以看作是不同象征所造成的不同结构类型，而且认为这是有一定理据的，是可以验证的。因此，象似性（iconic, iconicity，也称“临摹性”）、范畴化与非范畴化（categorization & decategorization）、意象与图式（imagery & schemata）、主观性与主观化（subjectivity & subjectification）、隐喻与转喻（metaphor & metonymy）、有界无界（bounded & unbounded）、构式（construction）等，都是认知派所关注、研究的问题。

这三个学派最初相互排斥，都认为自己的理论最科学，最合理，似乎能包打天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三个学派之间互补的情况越来越多。比如乔姆斯基一贯重视认知理论，而近年来也开始用语用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看到研究语用的学者，也运用乔姆斯基的研究方法，解决在语用学理论中无法解释的现象。

③ 汉语研究的方法与现状

3.1 汉语研究的概况

汉语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并有辉煌的成就，那就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

汉语有其特殊性，基本上一个字一个音节。也有两个字组合形成一个音节的情况，比如“盖儿”、“尖儿”等。大体来说，每个字都具有独立意义，只有少量例外，如“咖啡”的“咖”和“啡”都没有意义，“垃圾”的“垃”和“圾”也没有意义，但这种字很少。研究汉字既要研究汉字的形体变化，即从甲骨文到金文，到篆书、隶书、楷书，直到行书、草书；又要从语音上考虑，因为汉字有相当多的形声字，即汉字的一半是表意，一半是表音。如湖水的“湖”，“氵”表示意义，说明“湖”表达的是与水有关的东西；“胡”是表示“湖”的发音。而“胡”本身

又是一个形声字。研究文字为汉语语音的研究提供了很多资料。当然资料的运用不能单靠文字，因为文字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例如“说话”的“说”、“交税”的“税”和“喜悦”的“悦”，都是形声字，右边的“兑”就是这些字的声符，但是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演变成不同的读音了，我们不能从同一个平面去考虑。

汉语研究为什么要注重音韵的研究呢？汉语的特点是节律较强。古汉语的词，一般都是单音节的，有少数是双音节的，多音节的更少。汉语不仅节律强，而且强调押韵。汉语的押韵和西方语言不一样，西方语言的押韵不在韵脚，强调句子开头音节的长短，而汉语强调韵脚押韵。诗歌里不仅要讲押韵，而且要讲韵律、平仄。

训诂学就是研究意义的学问。训诂就是以今语释古语，以帮助人们读懂古代文献。

汉语研究最初没有涉及语法研究，西方人开创了系统研究语法的先河，可以一直追溯到18世纪欧洲的传教士。直到19世纪末的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才首次系统进行汉语语法的研究。语法研究滞后，其原因可能和汉语的语言特点有关。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古汉语又以单音节词为主，所以不感到研究结构之需要，至多关注虚字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从1924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开始的。自马氏文通开始，特别是经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汉语语法研究迅速发展。词法方面，分为构词法和造词法。构词法有重叠、派生和合成（复合）三种形式。重叠就是词根的叠用，或者语音的叠用。派生是在词根上加上词缀，派生出新的意思，造出新词。如“儿”化韵，再如“剪”派生出“剪子”。另一种是复合，即词根加词根的方式，汉语中的合成词大部分是复合。造词法是指新词的产生方法。造词法有音变造词，如“长(cháng)”和“长(zhǎng)”，“好(hǎo)”和“好(hào)”。还有语义造词，即义变，如“软件、硬件”原本是用于计算机的术语，后来衍生出了其他意思，比如“这个单位硬件不错”，是指房子和设备等条件；“软件”是指某个单位人的素质和管理水平等。这就是义变。从认知的角度来考虑的话，词义的变化大多是隐喻和转喻的结果。另外还有省略造词，如“土地改革”，后来简称为“土改”，“土改”就成了一个词了。再如，“高校”是“高等学校”的简称。

3.2 汉语的句法研究方法

句法研究方面，在近二、三十年来发展较快，最早的句法分析方法是句子成分分析，即分析主谓宾定状补等成分。例如“我弟弟已经做完练习”这句话，中心词是“弟弟做练习”，“弟弟”是主语，“做”是谓语，“练习”是宾语，“我”是“弟弟”的定语，“已经”是“做”的状语，“完”是“做”的补语。

但有些语法现象句子成分分析法解释不了。例如，“这张照片放大了一点儿”这句话是有歧义的——一种理解是客观描述，意为“比原来只放大了一点儿”；另一种理解是“超出了预想的大小，放得过分大了”。按照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方法，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歧义现象。

一句话中的各个单词表面上看是线性联系，但是内部是有层次的。如“我不

去”这句话，“不”这个词和“去”联系得更紧密，首先是“不”跟“去”结合，然后“不去”再跟“我”结合，即有层次性。“这张照片放大了一点儿”这句话之所以有歧义，就因为“放大了一点儿”可以有两种层次构造——一种是“放大了/一点儿”，这就表示前一种意思；一种是“放/大了一点儿”，这就表示后一种意思。

从句法研究的角度来说，层次分析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哪里切分，另一个是切分出来的直接组成成分之间是什么句法关系。前者叫“切分”，后者叫“定性”。层次分析无论对音节结构分析，对合成词的分析，或对句法结构的分析来说，都有很大作用。

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山上架着炮”这句话，也有歧义。既可表示存在，表静态，意思是“山上有炮”；又可表示活动，表动态，意思是“山上有人在架炮”。该如何分化、解释这种歧义现象呢？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孤立的例子。类似“山上有炮”的“山上架着炮”，现代汉语中存在一系列类似的句子。比如“墙上挂着一幅画”、“门上贴着一副对联”和“台上坐着主席团”“床上躺着一个病人”等。这些句子都表示“什么地方有什么事物”的意思。而类似“山上有正在架炮”意思的“山上架着炮”，也存在许多类似的句子。如“教室里上着课”、“房间里开着会”和“大厅里跳着迪斯科”等。当然这些只是主观的感觉，该如何证明呢？它们在外形上都是“处所短语+动词+‘着’+名词语”，从切分和定性看，其构造并无二致。层次分析法无力证明了，由此便产生了变换分析法。

变换分析法着眼于语言外部的考察分析。这跟着眼于语言结构内部考察分析的层次分析法不同。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内部”和“外部”呢？举个例子：有两个人，穿的衣服一样，住的房子一样，开的汽车一样，银行存款也差不多，这两个人是一样的吗？不是。一个是商人一个是大夫。怎么证明？根据外部调查，一个人经常和商人交往，另一个人在医院工作。由此证明两个人不同。这就是变换分析。

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山上架着炮”这句话为什么会产生歧义呢，在理论上如何解释？变换分析法无力回答，它只能证明是有歧义，至于为什么会有歧义，得另请高明。

于是，就产生了语义特征分析理论。朱德熙先生运用语义特征分析解释了意为“山上有炮”的“处所短语+动词+‘着’+名词语”句式和意为“山上有正在架炮”的“处所短语+动词+‘着’+名词语”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动词语义特征的差异——前者句中动词具有[+使附着]的语义特征，而后者句中动词不具有这种语义特征。

但是，“反对的是他”这句话，“他”既可以理解为施事，又可以理解为受事，又该如何解释？当然也可以用变换分析加以证明。但问题是，为什么会产生歧义？于是配价理论应运而生。这句话产生歧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反对的”存在歧义——既可以指代“反对”的施事，也可以指代“反对的受事”。类似的例子如“吃的”。“吃羊肉吗，吃的请举手”，在这句话中，“吃的”指人。而在“现在时间挺晚了，我去买点吃的”这话里，“吃的”是指吃的东西。因此“吃的”既可以指

动作者也可以指受动者。“反对的”也是一样，既可以指动作者，也可以指受动者。那么为什么“反对的”有两种解释，而“游泳的”没有呢？对动词进行分析可知，“游泳”是一价动词，“反对”是二价动词，“送”、“给”等是三价动词。如果配价成分在“的”字结构中都显现出来，则不存在歧义。如“张三参观展览会”，“参观”是二价动词，“参观”的两个配价成分都出现了。那么“张三参观展览会的”这一“的”字结构只能做定语。如“张三参观展览会的时间”、“张三参观展览会的地点”等。如果一个动词的某一配价成分未出现，则“的”字结构就可用来指代未出现部分。如“张三参观的是科技博览会，不是北京大学”这句话，其中参观的动作者“张三”在“的”字结构里出现了，对象没有出现，所以这个“的”字结构就指对象。在“参观北京大学的是李四”这句话中，对象“北京大学”出现了，而动作者没有出现，这个“的”字结构就指动作者。那么在“反对的是他”这句话中，“反对”是二价动词，而“反对的”这个“的”字结构中，既未出现动作者。也未出现对象，因此既可以指动作者，也可指对象。

但是配价理论也不是万能的，于是出现了语义指向分析法。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分析方法。例如，一般来说“恢复健康”、“打扫垃圾”是符合语法的表达，可是“恢复疲劳”、“打扫卫生”这些看似不合逻辑的说法也经常使用。这又如何解释呢？按照传统研究方法难以解释，于是形式派提出了动词空壳理论和“轻动词”理论。认为在看得见的动词结构外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动词结构，这种看不见的动词结构就是轻动词结构，而这种轻动词是一种假设的有语义内容而无语音形式的动词。如“打扫卫生”可以理解为：“为了_(轻动词)卫生打扫”，这是最原始的深层结构。再比如“吃大碗”，是指“用_(轻动词)大碗吃”。这种轻动词不能独立存在，必须依附在一个实义动词语身上。可是在“为了_(轻动词)”“用_(轻动词)”之前没有动词语，于是那轻动词就将后面的动词吸引过来，即让那动词移位到前面跟那轻动词并合，于是就发生如下情况的变化：

为了_(轻动词)卫生打扫 → 打扫卫生

用_(轻动词)大碗吃 → 吃大碗

随后是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来解释语言现象，朱德熙先生1956年在《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这篇文章中，首次将“干净”与“干干净净”，“亮”与“亮晶晶”区分为不同的形容词，即一类是性质形容词，一类是状态形容词。在考察形容词修饰名词的现象时，朱先生发现，汉语中形容词修饰名词存在用“的”不用“的”字的问题，形容词直接修饰名词不像英语那么自由。英语中的形容词和名词只要意义上匹配，就可以进行修饰。汉语则不然，如我们可以说“白纸”或“白的纸”，可以说“干净衣服”或“干净的衣服”；但只能说“铁的纪律”、“热的烤鸭”、“脏的糖”，而不能说“铁纪律”、“热烤鸭”、“脏糖”。语言事实告诉我们，英语中形容词修饰名词只有一种形式，而汉语中有中间用“的”不用“的”这样两种形式。那为什么有时必须用“的”，有时不需要用“的”？对此，朱德熙先生是用“选择性”来解释的，即汉语中形容词修饰名词是具有选择性的。这个观点在当

时非常具有前瞻性。但是进一步提问，为什么会有选择性呢？只有形容词才有选择性吗？

过了近半个世纪，朱德熙先生的学生、香港科技大学的张敏博士于90年代末，运用“认知语言学相似性理论的距离准则”对此进行了新的解释，即根据A（形容词）和B（名词）在实际生活中是否经常结合来判定。如果经常结合，不需要加“的”，反之则需要加“的”。因此就能非常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可以说“热饭”、“热粥”、“热馒头”（这种情况下如果加“的”，则表示强调），而不说“热肉”、“热鱼”、“热烤鸭”这种语言现象了。

这个情况不限于形容词修饰名词，名词性词语修饰名词也是如此。例如，“我女朋友”和“我的女朋友”有什么不同呢？下面设定两个语境来说明。语境一，小张把自己的女朋友介绍给同事，说：“她是我女朋友。”这种情况下不会说：“这是我的女朋友。”语境二，同事想帮小张介绍女朋友，问小张的条件，小张想了想说：“我的女朋友不需要很漂亮，诚实善良就好。”这种情况下不会说：“我女朋友不需要很漂亮，……。”前者不用“的”，因为“我”和“女朋友”之间已经有非常稳定的关系了；而后者一定得用“的”，是因为“我”与“女朋友”之间尚无任何关系。从语言表达上也体现了二者之间的亲密程度的差异。

3.3 陆教授最近关注的研究——构式语法与语块理论

“台上坐着主席团”、“台上放着玫瑰花”以及“床上躺着一个病人”“床上叠着三床棉被”都是存在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传统的句法上的“主—谓—宾”、语义上的“施—动—受”这种分析思路来给外国学生讲解，学生老理解不了，提出一连串的问题——那“主席团”是“坐”的施事，“病人”是“躺”的施事，怎么跑到动词后边去了？它们怎么可能成为宾语呢？“台上放着玫瑰花”“床上叠着三床棉被”里的动词“放”“叠”的施事怎么不能在句子里出现？这些存在句的宾语成分有的是动词的施事，有的是动词的受事，为什么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是一样的，句子都表示存在，表静态？这些问题用传统的句法分析思路解释不了。事实上，这类存在句内部的语义关系已经不再是“处所—动作—施事/受事”，而是“存在的处所—存在方式—存在物”，即存在句凸显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处所+动作+施事（受事）”结构。再如，汉语中有“一锅饭吃了/吃不了十个人”这种表达，提取其主干为“饭吃人”。汉语里怎么会有“受事+动词+施事”这种语言现象呢？对此，传统的句法上的“主—谓—宾”、语义上的“施—动—受”这种分析思路也没法解释。这实际是一种数量结构关系句式，具体说是“容纳量与被容纳量关系句式”，不管是“十个人吃了/吃不了一锅饭”还是“一锅饭吃了/吃不了十个人”，其内部语义关系都是“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我们可以称之为“容纳量关系句式”。下面所举的是同类句子：

五个村走了 / 走不了一天。

一天走了 / 走不了五个村。

一个人坐了 / 坐不了两个位置。

一个座位坐了 / 坐不了三个人。

一天写了 / 写不了50个字。

50个字写了 / 写不了一天。

.....

这种句子虽看似以动词（吃）为核心，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动态性，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是“X这个量容纳不了Y这个量”。

上述情况，就逼着我们要去找出路，寻求新的句法分析思路。陆教授说：“我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传统的分析思路是从古希腊一直传承下来的，有它科学合理之处，但语言太复杂了，很难用一种分析思路来解决一切句法问题。我初步考虑，我们不能囿于这种传统的句法上的‘主—谓—宾’、语义上的‘施—动—受’这种分析思路，我想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思路，我称之为‘构式 语块’句法分析思路，以作为传统分析思路的补充。这一分析思路是在吸取构式语法理论和语块（chunk）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按照这种分析思路，像上面举到的存在句式，容纳量关系句式，就可以运用‘构式—语块’分析思路来解释。”

总之，语言研究不能囿于某一种分析思路。要勇于探索新方法，新路子。

④ 答疑解惑

在答疑解惑环节中，陆教授推荐了国内语法研究方面的一些代表学者和重要参考书目。在传统语法领域，有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现代汉语八百词》，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赵元任先生的《中国话的文法》和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语法答问》等。功能语法方面，有胡壮麟、屈承熙、张伯江、方梅等代表学者及其著作。认知语法方面，可参考张敏、沈家煊等学者的著作。关于构式语法，可参考吴海波学者的译著。

最后陆教授详尽地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对于“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的提法，陆教授认为，学术研究不能搞泛政治化，要用国际的眼光，用语言共性的角度来看待汉语问题。科学研究一定要有博大的胸襟和宽广的胸怀。谈到语法研究的单位，陆教授认为，汉语语法研究的单位是语素、词、词组（短语）、句子，而句群是篇章学的研究对象，是篇章学的一个单位。对于语言研究中描写性与解释性的关系，陆教授认为，描写的研究方法是对现象进行描写，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解释的研究方法是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我们既要强调“描写的充分性”，也要注意“解释的充分性”。这两种方法都是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都是必要的。没有描写，语言事实都不清楚，解释什么呀？没有解释，对于语言中的种种现象只能光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

陆教授的发言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体现了陆教授渊博的学识底蕴和深厚的学术造诣。通过这次沙龙，听众不但对语言学研究、汉语研